

哥白尼、居里夫人、肖邦……曾是这些名字让年少时的我知道了波兰这个国家。再长大一些,对波兰的认识开始与战争联系到一起,华沙起义、闪电战、纳粹大屠杀……战争中,这个国家涌现出许多爱国人士和民族英雄的动人故事,然而战争带来的也是无尽的伤害。被侵略、被瓜分、被屠杀,浴火重生,也许是相似的历史和苦难,又或者是一直缺乏画面感的认识,让我们对波兰之行更多了些期许。

踏寻肖邦的足迹

抵达波兰的第一站是华沙,首都机场命名为华沙肖邦机场。作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,肖邦这张“名片”在华沙无处不在。

华沙肖邦公园里有据称是全世界最飘逸的肖邦雕像,眼见为实,雕像中的肖邦果然潇洒地昂着头,他的头发和衣服展示着他在风中的不拘。这和许多照片和画像中稍显忧郁阴柔的肖邦不太一样,不过,这大概就像他的音乐,要么激情澎湃要么忧伤低沉。

在华沙的某个街角,你可能会邂逅肖邦音乐长椅,椅子内置了多媒体播放器,按下播放键,可以听到肖邦经典钢琴作品片段。可以听到肖邦的长椅,舍得坐么?至少我看见过的几次,都是三三两两的人站在旁边聆听。

肖邦音乐博物馆里有许多珍贵的展品,记录着这位音乐家的生平。乐谱手稿、演出海报、报刊杂志关于他的乐评,一起展示着他的才华横溢。而那些生活物品、书信,记录着他的恋爱情史,他与家人的交流,还有他在华沙起义期间的爱国事迹。

“爱国”就如一枚标签印记在肖邦的一生,和他那首著名的《革命进行曲》一样传世。流亡巴黎的他,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姐姐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。几经波折,他这颗“爱国之心”回到波兰,安放在华沙圣十字教堂的一根柱子里,柱子的碑面上写着:心,永远在最珍爱的地方。

踏寻肖邦足迹的最后一站,我们回到他生命的原点——他的出生地热拉佐瓦沃拉。肖邦庄园掩映在一片乡村秋色中,白色的小房子很简朴,肖邦出生在这所房里。房子里的摆设据称是按当年的情景来复原的,最右侧的琴房里,摆着一台精致的三角钢琴。很幸运,我们赶上了周日才有的小型音乐会。庄园里大树参天,鸟语花香,溪水潺潺流过,草地上冒出的蘑菇带着水滴,小庭院的露天座椅上,坐满了静静等待的游客。琴声从屋子里流淌出来,飘过小庭院的葡萄藤,飘过后花园肖邦的雕像,飘向远方。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,大家默默撑起了雨伞,没有躁



克拉科夫街头拉手风琴的街头艺人。



奥斯维辛集中营。

那都是波兰的模样

文/图 海南日报记者 李丛娇 通讯员 陈翠

动。这一刻,内心涌起了一种感动,这大概就是音乐的魅力,不一定要懂,却依然可以感受它的美好。

克拉科夫的诗意

第一次知道克拉科夫是通过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电影里,这座城市的风貌被战争撕裂了,冰冷的隔离区、此起彼伏的枪声、肆无忌惮的街头杀戮,当主角辛德勒骑马俯瞰这座流血的城市时,谁又还能看得到城市的美?

其实古老的克拉科夫曾是波兰的首都,历来是波兰的经济、学术、文化和艺术中心,是曾与巴黎、维也纳齐名的欧洲三大城市,也是欧洲大陆最早对犹太人开放的城市。

抵达克拉科夫老城是在一个下过雨转晴的傍晚,夕阳把那些老建筑映照得金光闪闪,一道大大的彩虹横跨天际,就在那一刻,我对这个城市生出好感。

广场是每个欧洲城市的标配,克拉科夫也不例外。这里的老城广场形成于中世纪,并且完整地保留下了原貌。身处波兰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,它却能逃过战火和纷争,只能说命运对它真的是很偏爱,要知道华沙的老城广场就在二战中被希特勒炸成了平地。

虽然秋天的风中已经透出丝丝凉意,但广场生活依然那么丰富热烈。在波兰诗人亚当·密茨凯维奇的雕像前,坐满了慵懒晒太阳的人们,有成群结队谈笑嬉戏的,有耳鬓厮磨的情侣,也有独自一人发呆的。复古精美的马车时不时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广场经过;吹泡泡的年轻人吸引了大群孩子的围观,他们追着五彩泡泡陶醉其中;小摊主热情地向路过的游人推销自己的商品。我们也加入了这广场生活,下午,在旁边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,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;夜晚,在这里品尝波兰美食,点上一杯酒,看夜色把广场包围。

克拉科夫让人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,也许是因为我在旅途中会放下挑剔的眼光,总是能看到很多美好的细节。老城泛白的石板路,黄昏飞过广场的鸽群,小巷归家的人一手拎着菜一手拿着鲜花,城堡上俯瞰维斯瓦河穿过城市,河边激情演奏小提琴的帅哥,无人的街角沉浸在自己手风琴琴声里的大叔……这座城市不再是印象里的悲情,而是那么生意盎然!

不能忘却的惨痛

当同伴提出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时,我的内心是有一点点抗拒的,要直面残忍

总是需要一些勇气。

奥斯维辛小镇距克拉科夫约60公里,这本是波兰一座最普通的小镇,但德国纳粹的到来,把这里变成了地狱。1940年,德国纳粹开始在奥斯维辛兴建集中营,后来这里成为二战时期最大的集中营。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有110万人在这一集中营被杀害,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。

奥斯维辛集中营由三部分组成,如果不是亲临现场,我很难想象它面积竟然这么大。走进一区集中营,铁门上依然挂着那句“劳动获得自由”的标语,这真是极大的讽刺!长长的铁丝电网围住营区,一层、两层、三层,密密麻麻,外围墙还间隔分布着高高哨楼,想要逃走并非易事。沿着营区步道行走,十几栋两层红砖房子貌似和普通的住宅小区并无二致,但当你走进这些房子,集中营的狰狞面貌就暴露出来了。

在一栋房子里有一条长长的照片墙,当年对着照相机镜头的他们,大多很年轻,表情也很平静,根本不知死亡在等待着他们。他们被编好号码,穿上囚服,配有拘捕证明、健康证明并一一存档。当年纳粹分子的严谨,也为日后留下了满满的罪证,用活人进行“医学试验”的医学记录看得人心惊胆颤。

屋子里还有许多实物和图片讲述着被囚者当年的日常生活,几百人挤到一间几十平米的屋子,没有床褥只有地上的稻草,每天仅有一顿食不果腹的饭菜,却要干上十几个小时的苦力。难道被囚禁者没有反抗吗?肯定有的,但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为可怕的11号楼——“死亡之楼”。在这有不同类型的地下囚禁室,可实施饿死、窒息死、站死、毒死等各种酷刑,光听这些名字就已经毛骨悚然。11号楼外还有一面“死亡之墙”,墙上昔日的弹孔赫然在目,无数生命在墙下消逝,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在缅怀逝去的生命。

在那个阴冷的上午,当我走进阴森森的“毒气室”和“焚尸炉”,看着这些可怕的杀人工具,扑面而来的寒意简直要让我发抖,愤怒和悲伤涌上心头。

经过集中营的二区大门,是那条在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里出现的长长铁轨,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,火车载着无辜生命走向死亡。结束参观的时候,旁边的解说员带着一批青少年在参观,我听到她说“希望历史不要重演!”是的,奥斯维辛集中营,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应该永远成为过去。

离开集中营去往停车场的路上,天空终于放晴了,我才注意到绿油油的草地上夹杂着怒放的小雏菊。对于我这样生于、长于和平年代的人来说,好像那一瞬间突然懂得,“希望世界和平”并不是一句玩笑话。■



克拉科夫老城广场。